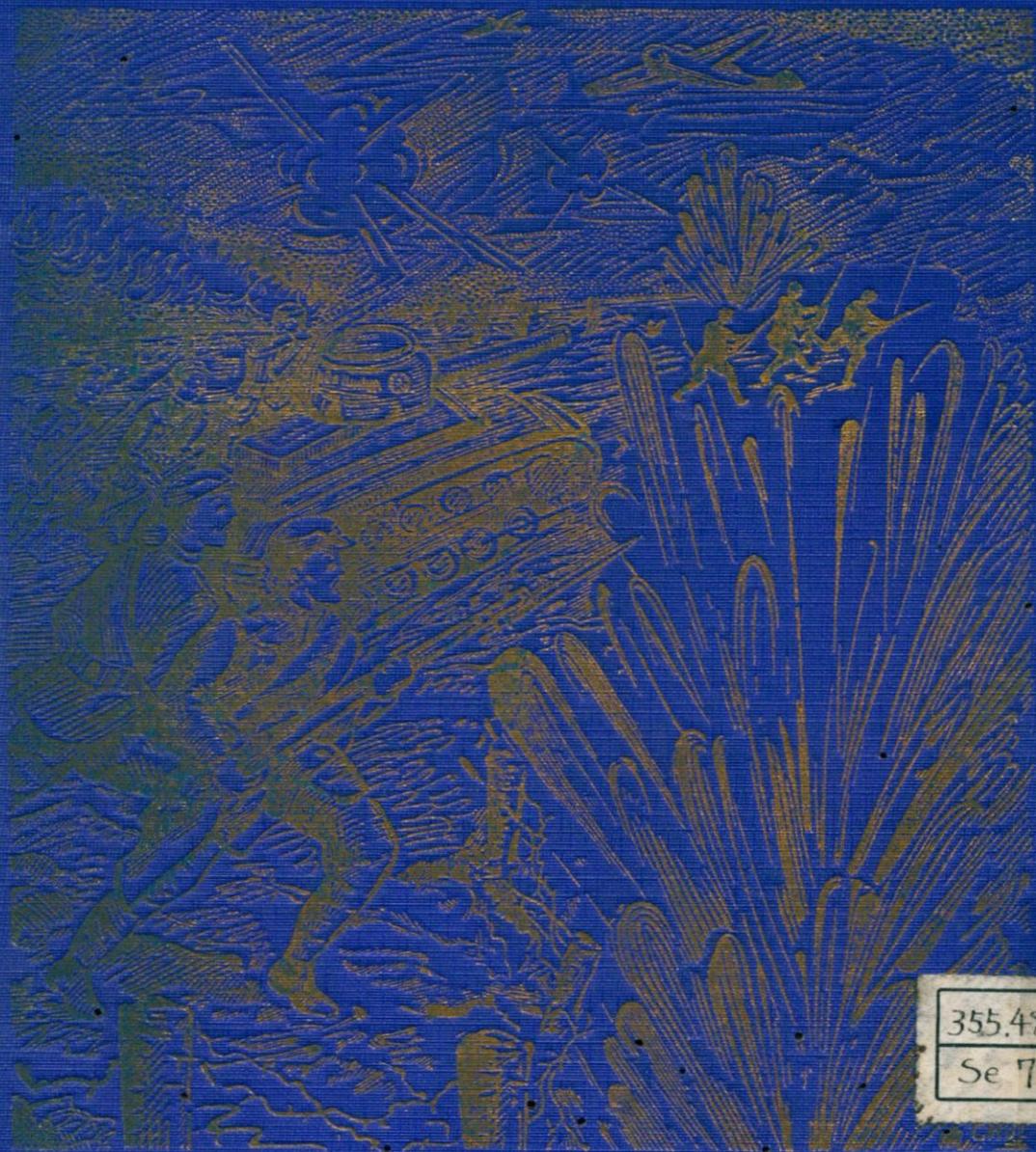


4291

薛岳回憶錄戰抗



355.48(51)
Se 77

抗
戰
回
憶
錄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抗戰回憶錄目錄

一、淞滬會戰（南翔羅店地區之戰）	二
二、吳福及錫澄線之戰	二
三、蘇浙皖邊區游擊戰	三
四、蘭封會戰	四
五、南潯會戰	六
六、第一次長沙會戰	十一
七、上高會戰	十四
八、第二次長沙會戰	十六
九、第三次長沙會戰	二十一
十、贛東會戰	二十六
十一、常德會戰	二十九
十二、湘北湘南阻擊戰	三十二—四十三
十三、湘贛邊區阻擊戰	四十三—四十六
十四、贛江追擊戰	四十六—四十八
十五、南潯區受降	四十八—五十

抗戰回憶錄

薛岳

526110

民國36.10.4

一、淞滬會戰（南翔羅店地區之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寇既掀起蘆溝橋戰爭，八月十三日，更以重兵犯上海，侈言：作戰三月，必脅我爲城下之盟。其時

最高統帥徵將集兵余以滇黔綏靖副主任第三預備軍副司令長官兼貴州省政府主席駐貴陽，奉召於是年九月十七日離黔，二十二日抵京，謁

最高統帥蔣公，受任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二十四日至岷山，謁前敵總司令陳公，即赴前方指揮。

時敵第三師團沿寶劉公路，第九師團沿寶羅公路來犯，余指揮第四軍，第二十五軍，第六十六軍，第六十九軍，第七十三軍，第七十五軍拒敵，籌策部署，晝夜弗輟，彈雨硝煙，震耳障目；而歷年積憤，一旦獲舒，鼓舞歡欣，再接再厲。

其時制空權全握敵手，又敵砲優於我，且以大量戰車時相衝擊，我全體將士，咸抱與陣地共存亡決心，以血肉作長城，決死搏鬥，創敵甚衆；雖我

軍常有全部覆亡盈溝塞壕者，然一遇出擊，無不爭先恐後，視死如歸，悲壯慘烈，誠廻絕千古也！

十月中旬，敵以中央突破法，由唐家站陳家行間萃力渡過蘊藻濱南岸，我寸土必爭，節節死戰，與敵相距於江橋鎮小南翔之綫兼旬。旋敵在杭州灣金山衛登陸，撼我右翼軍側背，至十一月十一日，敵第六師團之一部，由青浦突破我右翼軍蘇州河防綫，疾趨安亭。余爲援救友軍，致余之總司令部官兵亦傷亡甚重。

淞滬會戰，因我軍戰略爲持久消耗戰，故始終取攻勢防禦態勢，敵在杭州灣金山衛登陸後，遂突破我右翼軍蘇州河以撼我左翼軍側背，致陷全局不利。

一一、吳福及錫澄綫之戰

自南翔羅店地區作戰後，余已奉令改任左翼軍總司令，承

最高統帥之指示，指揮第九集團軍，第十五集團軍，第十九集團軍，第二十一集團軍，部署吳福及錫澄綫之攻防。初，戰未啓時，我以無錫江陰公路（錫澄公路）爲經，由此東向築成多綫軍路爲緯，於鴻山、膠山、祝塘鎮、郁

家橋、華墅鎮、閘上鎮以西，錫澄公路以東地區，築成國防工事。方部署間，敵軍於十一月十三日沿長江白茆口、徐久涇口、野苗口、滻浦口、登陸。十五日，右翼友軍嘉善平望相繼陷敵，情勢甚急。崑山、常熟、吳縣，無錫間，湖沼交錯，行動甚艱，且暴雨連日，積潦沒脰，轉進各部，受天候道路之影響，倍增困難，而錫澄國防線上，野戰工事甚少，未置守備部隊，以任收容，且永久工事，原皆下鍵，鑰存保甲長手，寇急多遁，故部隊退謀守備，每不知防禦工事位置，因之良好陣地，未盡其用，不能發揮最高價值，影響攻防禦至鉅，甚為可惜！然前車之鑒，亦後世之師也。

三、蘇浙皖邊區游擊戰

十一月二十五日，余奉命率部向張渚、南渡、天王寺、句容西進；旋奉令改任第三戰區前敵總司令，指揮第十集團軍，第十九集團軍，第二十一集團軍，第二十三集團軍，堅保皖南，與敵激戰廣德蕪湖間；洎敵陷南京，益向西南略皖浙，十二月下旬杭州棄守，我乃大變戰法，於蘇浙皖邊區展開廣大游擊戰，以國軍配合地方武力，編成各地區游擊隊，經常出沒敵前敵後，敵左敵右，不斷攻襲，使急進之敵，前阻大軍，後絕援應，實施數月，頗收

大效；其中以二十七年三月杪，第五十九師，第六十師於廣德東北流洞橋之戰，斬獲尤多。

四、蘭封會戰

敵據南京後，首謀打通津浦綫，溝通南北交通，以期兵力運用之靈活，故以徐州為目標，沿鐵道綫南北夾擊。并抽調平津綏晉兵力，轉用於魯西豫東，謀作大包圍，切斷徐鄭交通，使徐州攻略容易。

是時余任第三戰區前敵總司令，駐屯溪，指揮各軍挺進杭嘉京蕪，掃蕩頑寇，切斷京杭京滬杭水陸交通，消耗敵力，箝制敵軍西犯，因魯西戰局日緊，奉調第一戰區前敵總司令北上指揮，二十七年五月十一日抵漢，次日，謁

最高統帥，隨飛鄭謁司令長官程公，十四日，至商邱，開始部署計劃。

其時當面之敵第十四師團土肥原部，已由濮縣渡河陷荷澤，十七日，先頭竄抵內黃儀封，主力向南續進不已，迄二十日，全部竄集內黃及其東北地區，遂決心以野雞崗、楚莊砦、石樓，內黃、賀村為攻擊目標，命一、第六四軍、第七四軍為東路軍，沿鐵道兩側向野雞崗、楚莊砦、賀

村攻擊；

二、第七一軍、第二十七軍爲西路軍，自西而東，向儀封、內黃、馬王砦攻擊；

三、新三十五師，向宋莊、紙坊集攻擊；

四、第三集團軍向舊考城賀村攻擊，并以一部埋伏於魯道口、大寨集、王莊等處，相機襲敵；

五、第三十二軍一部，確佔大黃集、團集，并埋伏於楊橋、郭莊、馬莊等處，相機襲敵。

二十一日攻擊開始，進展尙利；惟敵於二十三日夜陷蘭封，遂再命第十一軍，第二十七軍向蘭封、東崗頭，第六四軍向蘭封之西羅王砦、曲興集攻擊，其時第一軍由張司茅、順河集、田砦，亦向曲興集攻擊，激戰至二十七日，七一軍克蘭封，六四軍克羅王車站，第一軍克高堂砦、陳留口，新三十五師，一〇六師，第二十師，均迫三義砦，嗣後又均獲進展，敵遂被困於三義砦、曲興集一隅，作困獸鬥，圍攻至二十九日，因徐州情況變化，敵得大部西援，由商邱方面，沿鐵道及其以南地區向民權甯陵，及由毫縣方面，向鹿邑柘城急進，既圖救援土肥原，且將出許昌鄭州，犯我平漢線，余遵令

抽六師以上兵力，置太康杞縣睢縣民權間，迎擊西犯之敵；自五月杪至六月九日，與敵激戰寧陵睢縣民權鹿邑柘城太康扶溝杞縣陳留開封中牟一帶經旬，九日晚，奉最高統帥麻電，任余爲武漢衛戍區第一兵團總司令，十日，解除前職，轉遏沿江西犯之敵。

五、南潯會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九江既陷，寇酋烟俊六率三十餘萬，溯江窺武漢；而以第一〇一，第一〇六，第九，第二十七師團，近衛師團一部，配合波田支隊，兵艦八十餘艘，飛機數十架，水陸呼應，自湖口江南下，圖先略德安南昌，再西趨長沙，殲滅長江南岸我野戰軍，截斷粵漢路，對武漢形成大包圍，以利全般之作戰。時余以武漢衛戍區第一兵團總司令指揮南潯綫作戰，所屬之第二十五軍，第七十軍，第八軍，第四軍，第六四軍，第七四軍，第六六軍，任星子一帶湖防亘南潯正面金官橋德安等地之守備。

踞九江之敵一〇六師團，自八月三日開始向南潯正面金官橋一帶攻擊，被我第七十軍，第八軍，第四軍痛擊，殲其市川聯隊長以下甚衆，至十五日

攻勢萎退。敵沿鐵道正面進犯企圖既挫，乃以第一〇一師團配合海空軍，圖由星子方面，沿德星公路略德安，包圍我之右側背，切斷南潯路，八月十九日開始犯星子，被我第二十五軍，第六六軍痛擊於東西孤嶺，鼓子寨，七賢峰一帶，至二十五日激戰未已；但敵第九師團之第六旅團，此時已由九江連陷我第三十集團軍瑞昌、鯉魚山、楊坪山、北極峰諸陣地，迄九月一日，星子及金官橋方面之敵，向我繼續猛犯，第九師團之第六旅團，被我第四軍，七四軍，第三十集團軍一部，夾擊於小陽舖，和尙窪，至五日，敵全面續犯不已，是時我軍佔領東西孤嶺亘德安東北，及烏石門與德安西北之綫，袋形陣地，如張袋捕鼠，如飛鉗剪物，激戰兼旬，敵傷亡甚衆，未能進展。

敵一〇一師團既受挫於東西孤嶺，一〇六師團又被阻於馬迴嶺，師老無功，敵酋焦急，乃以九月六日由九江登陸之二十七師團發動瑞武路攻擊，企圖略箬溪武寧，遮斷修江北岸上下游我軍連絡，以利全般作戰，十八日佔領茶園陵，白石崖，我十八軍陷於苦戰，至二十四日，令九一師，一四二師，六十師，預六師，十六師，進佔坐牌山、烏沙嶺、馬塞山、火炎坳、風雨嶺，及白水街、麒麟峰、九石隘、崑崙山，覆血山之綫，與原據陽扶尖、餽蓋山、老鼠山綫瑞武路正面之一四一師，圍殲之；并令第八軍進佔羅盤山，棺

材山，張林公、豐良之綫，拒敵西進。二十五日以來，敵向麒麟峰覆血山猛攻，我奮勇爭奪，得失往復，敵鈴木聯隊全被殲滅。敵雖攻陷麒麟峰、覆血山、馬鞍山，但終被拘束於楊坊街以西，西崇山以東，崑崙山以北地區，未能進展。

麒麟峯覆血山劇戰之日，南潯瑞武間形成甚大之空隙，我有力一部轉用於瑞武路，已爲敵機偵知；敵意由此空隙侵入，可以避開正面攻擊之不利，且可解救第二十七師團之危，故其第一〇六師團裹六日糧，向西輕裝急進，其鑽隙冒險之精神固甚可嘉，而其肆無忌憚之氣燄尤甚可惡，初不料竟爲我全殲於萬家嶺也。

第一〇六師團經閔家鋪於二十七日先頭竄至面前山、竹坊桂，第四軍首挫其鋒，迄十月二日全部竄至萬家嶺、哩嘆街、老虎尖、石堡山地區，我爲包圍聚殲之於萬家嶺地區計，決抽德星南潯瑞武三方面兵力之六六軍、第四軍、七四軍、一八七師、一三九師之一旅、九一師、新十三師、新十五師之一旅、一四二師、六十師、預六師、十九師，斷行圍擊，激戰至七日，敵猶作困獸鬥，我軍愈發揚蹈厲，逐漸縮小包圍圈，至十月十日國慶，將此敵完全殲滅，敵酋松浦僅以身免，遺屍塞谷，山林溪澗間，虜血幾洒遍矣。

第六六軍轉用於萬家嶺時，將德星陣綫縮短，敵乘時猛犯，十月九日陷隘口街，繼猛犯德安，至二十八日，我移守鄭家埠、小竹山、金雞山、九仙嶺、春山李綫，拒敵南犯；瑞武永武路之敵二十七師團，近衛師團第三聯隊，在萬家嶺血戰之時，亦沿永武路東犯，至十月二十八日，被阻於三泌橋河、鯽魚山之綫。此時有利時機已過，且後方修江縱貫，爲避免背水作戰之不利，三十日，向修江南岸吳城武寧間佔領陣地拒敵。

十二月，余奉任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移駐長沙。戰區轄境，東起鄱陽，經鄂南，瓦岳陽洞庭，以達長江南濱，其地人物富庶，守之亦所以屏障陪都也。自修江轉進之後，在贛北方面，與敵夾修江對戰者四閱月，迄二十八年三月中，敵再以一一六師團一部，第一〇一師團，第一〇六師團，第六師團，於十七日開始向我修江南岸守軍預五師、三十二軍、七十九軍、四十九軍、七十軍、七十八軍、第八軍，之吳城迄武寧間進犯，二十一日，敵自永修渡修江後，以戰車向安義奉新萬家埠大城牛行突進，在灘溪萬家埠潦河兩岸，演成劇烈爭奪戰，奉靖方面，演成混戰；二十七日，敵一〇六師團由生米街東渡贛江，我舉全力反攻，激戰甚烈，惜因死傷過多，而守南昌之三十二軍，又未全力得渡贛江，遂於二十八日放棄

南昌。武寧方面，七八軍拒敵於津口一帶修江南岸，七三軍第八軍，與敵爭奪羅盤山棺材山，激戰後，同時放棄武寧。

本會戰自廿七年八月初，敵開始犯我南潯正面，至十月三十日轉守修江南岸爲第一期；自廿八年三月中，敵開始犯我修江至放棄南昌武寧爲第二期。第一期作戰時，敵一〇六師團被挫於金官橋後，其一〇一師團始向星子方面進犯，迨受挫於東西孤嶺攻勢頓挫後，又以一〇六師團，二十七師團沿瑞武路南犯，似此逐次攻擊，實犯逐次使用兵力之大忌，作戰指導拙劣如是，宜其一〇六師團被我殲滅。當敵一〇六師團竄抵萬家嶺時，此處已形成作戰焦點，時間空間，較任何方面爲重要；我大膽抽調德星南潯瑞武三方面兵力使用於萬家嶺，實合「把握戰機」，「爭取主動」，「出敵意表」之原則，故萬家嶺殲滅戰，首在作戰指導之適切。又我在德星公路方面，原已築成多綫預備陣地，自星子至德安，長約三十公里，與敵一〇一師團苦戰兩月，節節抵抗，未嘗不戰而棄寸土，實得力於多綫預備陣地，及守備部隊之堅忍沉着，保有轉移陣地之自由，此在持久戰之指導，似尚得要領。

第二期作戰時，因交通破壞不澈底，故敵由永修渡過修江後，得以戰車向安義奉新大城萬家埠牛行一帶突進，威脅我軍側背，且因防禦戰車武器缺

乏，致演成奉靖方面之混戰，可知交通破壞，乃制敵機械化死命之唯一要着也。

六、第一次長沙會戰

日寇侵略戰爭既逾兩年，師老無功，舉國焦譁，敵閣阿部首相登臺之日，即謂：「決以全力解決中國事件，」板垣抵華之始，首謀奪取長沙，壓迫我軍於川黔內地，以打擊我長期抗戰之國策。

敵原圖分從贛北鄂南湘北六路會犯長沙；贛北方面之敵一〇一師團，一〇六師團，自二十八年九月十四日起，以其一部一五七聯隊犯高安，被我四九軍，三二軍，五八軍，七四軍痛擊，二十二日克高安；敵主力自奉新靖安沿潦河南北兩岸向會埠上富甘坊找橋進犯，圖出銅鼓瀏陽以趨長沙，被我第一集團軍，十五師沿途節節阻擊夾擊，至九月二十八日，全部竄至上富甘坊找橋沙窩裏地區，傷亡疲憊，已達極點，被我一〇五師，七四軍，第一集團軍，十五師，三二軍，七二軍，分從南北西三面節節夾擊阻擊截擊，十月四日夜，敵開始東潰，又被我分途追擊，十四日，殘敵逃回奉新靖安原陣地。

鄂南方面之敵三三師團於九月二十二日，分由大沙坪通城南犯，被二十

軍，七九軍東西夾擊，第三師自北而南尾擊，至十月一日，竄至龍門廠長壽街嘉義獻鐘地區，原圖出平江以趨長沙，繼被我夾擊阻擊截擊，傷亡甚衆，分匿深山窮谷間，敵酋已失掌握，十月二日起，分向長壽街渣津修水通山道，長壽街龍門廠桃樹港通城道，平江南江橋通城道逃逸；其向修水通山逃竄者，被第一三四師第三師於渣津南北，第三十集團軍，第三師於修水附近兩次夾擊，第一九七師於九宮山阻擊，十一日逃回通山；向桃樹港通城逃竄者，被第一三三師，第一四〇師於白沙嶺，南樓嶺一帶截擊，十日，逃回通城；向南江通城逃竄者，被七九軍尾追，十日，逃回通城。

湘北方面，爲敵主攻，其第十三師團，第六師團，於九月十八日向我新牆河五二軍攻擊，二十三日，敵藉砲火毒氣之掩護強渡新牆河，其第三師團，同時分自鹿角古湖營田登陸，被我五二軍於長湖汨水南岸，三七軍，七十二軍於營田東塘南湖及新市歸義，分別阻擊，二十六日，敵分兩股，一由長樂街福臨鋪道，一沿鐵道兩側南犯，此時我第七三軍（欠十五師附一九五師），已伏於福臨鋪橋頭驛及其以北地區待機殲敵，二十八日，敵全部竄至福臨鋪栗橋，三姐橋一帶地區，翌日，其先頭竄抵永安市，上杉市，青山市，橋頭驛，完全入我伏擊區域，比經五二軍自東向西，七三軍自南向北，突起狙擊

，激戰四晝夜，殲敵甚衆。

十月一日，余奉令任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四日，敵開始北潰，被我五二軍，七三軍，第四軍側擊截擊伏擊追擊，十月十日，敵第六師團，潰回新牆河北岸原陣地，第十三第三師團，由城陵磯用船舶輸送武漢，逃回原防。敵六路會犯長沙，預對國際宣傳：「九月杪佔領長沙，」并取分進合擊戰法，但其一〇六師團由奉新，靖安，上富，甘坊，找橋，銅鼓，以趨瀏陽，須通過一九二公里山岳地帶，第三三師團由通城，麥市，長壽街，獻鐘，以趨平江，須通過一五九公里山岳地帶，道路崎嶇，運動連繫補給均困，宜其爲我各個擊破，非獨佔領長沙之迷夢爲我粉碎，反而取笑國際；在本會戰之前，正值歐戰乍啓，德波風雲，緊急萬端，判斷：敵乘列強無暇東顧之際，必更起猛犯，故一面加強攻襲，一面屯備糧彈，更將戰地公鐵驛路澈底破壞，使敵機械化部隊不能運用，將戰地民衆物資，疏藏於公鐵路三十里外安全地帶，使敵無食無用，平時準備週到，戰時自然應付裕如。且會戰全期，不呆守陣地，不死用方案，澈底集中兵力使用兵力，採取絕對攻勢，以反包圍破敵之包圍，於戰術上開一誘敵殲滅戰法之新紀元，均爲致勝之因素；惟誘敵殲滅戰法之部署，應區分野戰，警備，決戰，預備各兵團，相機活用，不可預

將地域劃分，兵力固定，必須隨敵情之變化，作適切之處置，則成功自大耳。

七、上高會戰

敵困於我持久消耗戰略，遂取以攻爲守之策，由全面進攻，變爲局部侵擾；三十年三月，發動所謂鄱陽湖掃蕩戰，企圖攻略上高，摧破我野戰軍，乃以由長江下游新增之第二十混成旅團，集結厚田街，是爲南支隊；第三十四師團，除留一部守原陣地外，主力集結西山萬壽宮，是爲中支隊；第三十三師團之二一四聯隊二一五聯隊，及砲工聯隊各一部，集結港口、左家，及干州街，是爲北支隊。各路於三月十二日開始行動，十四日集結完畢。

三月十五日拂曉，南路敵由厚田街渡錦江，北路敵犯奉新，與一〇七師十九師對戰；十七日，南路敵被五一師一〇七師於獨城、坑裏胡節節截擊，中路敵開始犯大城、赤土街，北路敵竄伍橋河，被十九師預九師節節阻擊；十九日，南路敵，被五一師阻擊於英岡嶺、來脊嶺、石頭街；中路敵竄至楊公圩、墓田圩，我七四軍之五七師五八師，已進入泗溪、官橋街、棠浦陣地，警戒部隊已與敵接觸；北路敵，被十九師預九師於華林寨苦竹坳連日截擊，圍殲，傷亡甚衆，向東回竄，敵右臂遂先折；二十一日，中路敵突過官橋街



，被我五七師五八師於官橋街西南地區殲滅甚衆，阻於東港、三陂橋、樟樹下、白茅山之綫，未獲寸進，南路敵，被五一師痛擊於石頭街、華陽，至二十三日，殲其大半，殘敵渡錦江與中路合股，至是南中兩路之敵，悉被困於官橋街一隅，其時四九軍之二十六師，由贛江東岸經清江向灰埠急進，一〇五師在後續進，七二軍由修水經雷市向水口圩急進，第十九師預九師，向楊公圩、官橋街急進，且佔官橋街；二十四日，十九師進佔楊公圩，預九師進佔官橋街西南，七二軍進佔水口圩東南，反包圍勢成，敵傾全力猛撲石洪橋下陂橋，被我五七師五八師又殲滅甚衆，其勢大挫；二十五日，牛行之敵千餘，以汽車西送急援，奉新之敵二千餘，增至棠浦，被困之敵，逐漸會集官橋街，期與援敵合力作最後掙扎，其時一〇五師由灰埠，二六師由盧家圩，石頭街，五一師由界埠，北渡錦河，分向龍團圩，楊公圩，泗溪，準備截擊敗退之敵；合圍各部，以官橋街爲目標，四面環攻，敵酋大賀因傷兵二千餘未及後送，乃驅殘卒千餘，於二十七日午向我新十五師一〇七師（於經英岡嶺集結上高時歸七四軍指揮）正面離樓謝反噬，我稍却，迄夜，敵遂開始東潰；二十八日，七四軍攻佔泗溪、官橋街，七二軍攻佔棠浦，殘敵幾全被殲，其少將步兵指揮官岩永重傷，大賀僅以身免。第四九軍於龍團圩，楊公圩

，第七十軍於楊公圩，村前街間，截擊敗敵，至三十日，將敵擊潰，迄四月二日，第四九軍逐次追佔高安祥符觀西山萬壽宮赤土街，第七十軍逐次追佔村前街奉新儒里溫村。

按戰區二十九年五月所策定之反擊作戰計劃：「敵如進犯高安上高萬載，則誘之於分宜上高宜豐以東地區反擊而殲滅之。」策定反擊作戰指導要領，預於撫河東之羅舍渡經市汊街沿錦河南岸亘高安以東，奉新靖安以西，及撫河東之李家渡經豐城英岡嶺石頭街泗溪棠浦迄九仙湯綫以東中間地區，構成三線陣地，命七十軍爲誘擊兵團，於第一第二兩陣地帶阻擊消耗敵力，誘敵深入後，轉於外翼側擊，七四軍爲決戰兵團，俟誘敵至第三陣地帶時，與敵決戰，協同各兵團合擊殲滅之，并大膽抽調贛江東岸之四九軍，適機參入灰埠盧家圩及龍團圩楊公圩之截擊，抽調修水之七二軍，適機參入官橋街方面之決戰，規劃詳確，任務分明，各部又奮勇用命，其克敵非偶然也。又敵分數縱隊深入，全部齧集官橋街時，無異深入口袋，我堅定決心，以逸待勞；選擇戰場，以靜制動；以反包圍答覆敵之包圍；以殲滅戰答覆敵之掃蕩戰；亦爲成功要素。

八、第一次長沙會戰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二十三日，蘇德戰爭爆發，世界反侵略集團與侵略集團之壁壘，愈見鮮明，英美援華制日之行動亦更積極。當此時也，倭寇正徘徊於北進南進歧途，方略未定，受茲打擊，窘境益深，尤恐我乘機反攻，故糾集第三第四第六第四十師團，第三十三師團之二一四聯隊二一五聯隊，第十三師團之一一六聯隊，第十四第十八獨立旅團各三個大隊，獨立砲工兵各兩個聯隊，海軍陸戰隊，兵艦三十餘艘，汽艇二百餘隻，民船千餘隻，飛機百八十餘架，總計十六萬餘人，冀以此先機攻勢，擊破我野戰軍，粉碎我反攻企圖，並佔領長沙，掠我濱湖資源，眩示世人，藉以緩和國際重壓。

九月六日，敵第六師團，由忠坊西塘兩路，企圖包圍大雲山我第四軍攻擊隊，並圖眩我耳目，以掩護其餘部隊之集中，至九月十六日夜，敵第六師團附第十八獨立旅團之三個大隊，第三第四師團附第十三師團之一一六聯隊，第四十師團附第三三師團之二一四及二一五聯隊，分由港口、潼溪街、新牆強渡新牆河，我第四軍附六十師在新牆河南岸阻擊後，轉至楊林街，關王橋，三江口之側面陣地，與五八軍二十軍，自東向西，側擊尾擊。

九月十九日，敵分向黃棠浯口長樂街伍公市新市駱公橋歸義，強渡汨羅河，其主力指向甕江舖，我第二六軍在甕江舖，第三十七軍及九九師在汨羅

河南岸及河夾塘，營田，湘陰各要點，第十軍及九二師在金井，福臨舖，栗橋，三姐橋各地區，逐次自南向北反擊，消耗敵力。

九月二十七日，敵渡撈刀河，已入我預定包圍聚殲區域，我暫八師由東山方面，第十軍由楓樹河方面，自西南向東北；第三七軍由渡頭市方面，自南向北；第七四軍由永安市方面，自東南向西北；第七二軍第二六軍由沙市街方面，自東北向西南；第四軍第二十軍第五八軍，由金井，福臨舖，方面，自北向南；第九九師第九二師由大娘橋方面，自西北向東南；第七九軍由長沙方面，自西南向東北；包圍敵軍於撈刀河南北地區，猛烈聚殲，敵傷亡慘重，彈盡援絕，於三十日早六時開始突圍北潰，我二六軍向長樂街追擊；第四軍在金井，第二十軍在麻峯咀，第九二師第九九師在青山市馬鞍舖各方面猛烈截擊；第七九軍向新市追擊；第七二軍向楊林街，第五八軍向大荆街超越追擊；十月五日敵潰渡汨羅河，我第七二軍由楊林街，第五八軍由大荆街，第四軍由長樂街各方面，自東向西截擊；第二六軍向關王橋，第七九軍向大荆街，第二十軍向伍公市新市渡江追擊；十月七日，敵潰渡新牆河，我第七二軍向忠坊臨湘，第五八軍向桃林，第四軍向西塘，均自東向西截擊；第二十軍向筻口新牆追擊；至十月十日，敵全部潰回原陣地，旋由外地調來

之敵，先後絡繹返防，我截擊追擊各軍，均到指定地區。敵自撈刀河兩岸北潰，退至新牆河北岸，被我軍截擊追擊經旬，傷亡慘重，非獨不能佔領長沙，掠我資源，且愈暴其無能無力，亦可哀也。

按本戰區本年三月所策定之反擊作戰計劃：「敵如以主力由楊林街，長樂街福臨鋪道，及粵漢鐵路兩側地區，向長沙進犯時，則誘之於汨羅江以南撈刀河兩岸地區，反擊而殲滅之。」基此要旨，在會戰前，即於關王橋，大荆街，及金井，福臨鋪，栗橋，三姐橋，各一帶地區，構成縱深強固網形陣地，分令各軍，按計劃所要求事項，舉行參謀旅行，幹部演習，陣地攻防演習，以熟諳地形，增進技能；戰前既準備週密，戰時即令各軍於各線既設陣地節節抵抗，消耗敵力，再澈底轉用贛北鄂南兵力於楊林街，關王橋，長樂街，平江，沙市街，永安市方面，自東向西側擊，及以有力兵團緊啣敵尾，南渡汨羅江尾擊，同時加強外翼，爭取外翼，對敵形成反包圍，談戰略者譽爲外綫作戰之典型。用能陷敵後路斷絕，彈竭援盡，遂得戰勝。又敵以全力使用於湘北方面，在贛北鄂南不能牽制我軍之轉用，有正無奇，實其作戰指導上之最大錯誤；而其懸軍深入，短時間內，既不能擊破我軍，佔領長沙，後方水陸交通，又不能構成，則絕對不能持久，故經我軍猛烈圍攻，自必彈

盡援絕而潰退，所謂軍無輜重則亡也。

九、第三次長沙會戰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敵既掀起太平洋戰爭，對我英美友邦宣戰，復以攻佔長沙，打通粵漢綫，牽制我軍策應友邦作戰之目的，發動三犯長沙之攻勢。抽集第三第六第四十師團，及第四第五師團之各一部，爲第一線兵團，直犯長沙；池上、加藤、平岡、外園支隊，爲第二線兵團，任長沙岳陽間之交通警備，及策應第一線兵團之作戰；第十三、第十五、第三十九、第一一六師團之各一部，第十四獨立旅團主力，第十八獨立旅團一部，爲第三線兵團，任臨岳後方據點之守備，必要時，策應第一第二線兵團之作戰；合計兵力約十二萬餘人，企圖於元旦日攻佔長沙。并以第三十四師團主力，第十四獨立旅團一部，分向上高修水進犯，牽制我軍。

十二月十九日，敵開始犯油港河，二十四日，敵由四六方榮家灣間強渡新牆河，我第二十軍在油港河東岸，新牆河南岸阻擊後，轉至三江口，王家坊側面陣地，協同佔領楊林街，關王橋側面陣地之五八軍，自東向西，側擊南犯之敵。

二十七日，敵由長樂街河夾塘間，強渡汨羅河，其主力沿鐵道南竄，我三十七軍，九九軍之九二師九九師，在長樂街伍公市新市歸義河夾塘汨羅河南岸網形陣地，鞏強抵抗，節節阻擊，敵死傷頗衆，進展遲滯。

十二月三十一日，敵竄至長沙外圍，三十一年一月一日子時起，第四十師團向長沙南郊，第三第六師團向長沙東南郊，第四師團向長沙東北郊猛烈進攻，我第十軍抱必死決心，必勝信念，在長沙外圍猴子石、黃土嶺、阿彌嶺、楊家山、五里牌，杜家山一帶，與敵浴血搏鬥，激戰至元月四日黃昏，敵傷亡慘重，遺屍遍野，彈盡糧絕，智窮力竭，雖其第二綫兵團由長樂街，新市南進急援，及運用毒氣戰，燒夷戰，終不能挽救敗局，遂全綫崩潰，殘部向東北潰逃。其時犯高安之敵，被我新三軍在楊公圩村前街以東地區擊潰回竄；犯三都之敵，被我第三十四師在三都附近擊潰回竄。

當敵開始攻擊長沙外圍時，余卽令第十九集團軍之第四軍，自株州向長沙東南郊，第七九軍自渡頭市向東山梨梨市，第二十六軍自洞陽市向東屯渡；第三十集團軍之第七八軍自三角塘，更鼓台向湖蹟渡，第三十七軍自蒲塘，向望仙橋；第二十七集團軍之第二十軍自清江口向石子舖，第五八軍自長樂街向安沙；直轄之第九九軍向洪山廟，撈刀市，七三軍自岳麓山渡湘江向

長沙東北郊，四面猛烈圍攻，至元月四日，第四軍將阿彌嶺、黃土嶺、金盆嶺一帶之敵殲滅，其餘各軍均積極向目標進攻，饑疲慘敗之敵，傷亡過半，潰不成軍，殘敵阻於瀏陽撈刀兩河之天然障礙，泗水潰逃，厥狀至慘。至敵第二線兵團向長沙急援之池上加藤平岡外圍各支隊，此時進至福臨鋪南北地區，亦被我三十七軍二十軍各個擊破，同遭潰敗。

元月四日夜，爲澈底殲滅敗殘之敵，以羅副長官卓英，爲南方追擊軍總司令，指揮第四，第二十六，第七十九軍，先在東山，栗梨市，長橋截擊，繼向長樂街，伍公市，蘭市河，新市追擊；王副長官陵基，爲東方截擊軍總司令，指揮第三十七第七十八軍，在楓林港以北，長樂街以南地區，自東向西截擊；楊副長官森，爲北方堵擊軍總司令，指揮第二十，第五十八軍，在象鼻橋，福臨鋪，栗橋，自北向南堵擊；傅軍長仲芳，爲西方截擊軍司令官，指揮九九軍及一四〇師，在石子舖以北新市以南地區，自西向東截擊。

元月四日夜，自長沙外圍敗殘之敵逃至東山栗梨市長橋，石灰嘴地區，第四軍自東屯渡，七三軍自湖蹟渡追擊；七九軍向東山栗梨市，二六軍向長橋，七八軍向濱墈，自東向西截擊；九九軍向石灰咀，白茅舖，自東向西截擊；形成第一次追擊包圍戰，聚殲二晝夜，斬獲甚衆。

元月七日，敗殘之敵逃至麻林市，福臨鋪地區，其第二線兵團，亦進至福臨鋪南北。第二六軍自伍家埠，第四軍自楓林港追擊；第二十軍自福臨鋪，第五八軍自影珠山自北而南堵擊；七八軍自上杉市，三七軍由將軍埢自東向西截擊；七三軍自青山市自西向東截擊；形成第二次追擊包圍戰，聚殲二晝夜，敵遺屍遍野。

元月九日，敗殘之敵逃至福臨鋪麻峯嘴地區。第二十六軍自梅林橋，第二十軍自福臨鋪，第五八軍自影珠山追擊；第三十七軍由麻峯嘴自東北向西南截擊，九九軍由黃柏塅，自西北向東南截擊；形成第三次追擊包圍戰，歷五晝夜，盡殲敵十三聯隊。十三日，殘餘之敵潰渡汨羅河時，又被三七軍在顏家鋪，第四軍在伍公市，七三軍在新市，二十軍在武昌廟，新市痛擊，敵自相踐踏，落水死者盈江。

元月十四日，敗殘之敵逃至汨羅江北岸，大荆街，龍鳳橋地區。第三七軍自顏家鋪，第四軍自伍公市，第七三軍自新市追擊；暫五四師自洪橋，長湖，一四〇師自黃沙街，自北向南堵擊；七八軍自長樂街，大荆街，自東向西截擊；第二十軍，第五八軍，自黃谷市，關山，自西向東截擊；形成第四次追擊包圍戰，聚殲二晝夜，殘敵被斬俘幾盡。

元月十六日，殘敵盡逃新牆河北岸。第七八軍追至四六方潼溪街；第八軍追至新牆；第二十軍追至榮家灣；暫五四師向忠坊；一四〇師向桃林西塘；掃蕩殘敵。自敵由長沙外圍潰逃至我追至新牆河，追擊作戰亘十二晝夜，殘敵被我四次追擊圍殲，其生還逃回臨岳者，僅餘一萬三千餘人，實爲空前之慘敗。

自第二次長沙會戰之後，

最高統帥蔣公卽親蒞南岳，召集各軍師長剴切訓示今後作戰方略；十一月十七日，余復集全戰區官兵代表於長沙，舉行會議，諄諄囑以戰勝決於平時，故平時應視如戰時，操場應視如戰場。且本旣往所得之經驗教訓，創天爐戰法。天爐戰者：爲在預定之作戰地，構成縱深網形據點式陣地，配置必要之守備部隊，以伏擊誘擊側擊截擊尾擊堵擊諸手段，逐次消耗敵力，挫其銳氣，然後於決戰地使用優越之兵力，施行反擊及反包圍，予敵以殲滅打擊，蓋爲後退決戰方法，因敵之變化而變化之殲敵致勝新方略，如爐溶鐵，如火鍊丹，故名。戰略既定，復審度地形及歷次戰役經驗，選定新牆汨羅二水間爲伏擊誘擊地帶，撈刀瀏陽二河間爲決戰地帶，並令戰地民衆加緊犁田蓄水削路工作，故此次敵之進犯，無異自投天爐，予我以溶化之機。

回憶第一次長沙會戰，國內外談戰略者，儻以福煦元帥之馬連哥退却攻擊；第二次長沙會戰，又譽爲外線作戰之典型；第三次長沙會戰，更儻以拿翁威得比斯克之分進合擊法；雖戰法尙相融合，但儻之先賢，則吾豈敢。

此役所得戰果，擊斃敵聯隊長五，大隊長五，中隊長四，小隊長十餘，敵官兵遺屍五萬六千餘具，馬一千二百餘匹，其已焚化之陣亡及重傷官兵則遍地皆是，其輕傷能隨隊行動逃回者，尙不在此數，生俘敵砲兵大尉松野榮吉以下官兵三百九十餘員名，軍馬七百八十餘匹，奪獲武器被服裝具尤多。

其能獲此偉大戰果者：計劃綿密，準備週到，一也；十二月下旬，敵向湘北集中時，判斷必三犯長沙，遂抽調贛北鄂南及後方兵力集中戰場，故能不失時機，把握主動，二也；平瀏間百公里之側擊態勢，始終未被敵察覺，而瀏陽河北岸要點，始終在我掌握，三也；各軍師長，咸具必死決心，必勝信念，第十軍於戰鬥開始即多具遺囑，四也；戰鬥紀律嚴肅，五也；步砲協同良好，六也；又在此次會戰時，余始終在長沙指揮，并指定余戰死後之代理人，所予將士精神之鼓勵甚大。

敵既在贛北發動攻勢，一以策應湘北作戰，一以牽制我軍，應加強進犯兵力，方克達到目的；但事實上能使用者不過僅一聯隊兵力，不但目的不達

，反受重大損失，捉襟見肘，窘態畢露；第一線兵團，懸軍深入以犯長沙，攜行糧彈過少，第二線兵團，單位繁雜，戰力低劣，皆為戰敗因素；但敵偵察我陣地甚為確實，攻擊重點，指向適當，戰況危急時，常能為大胆之鑽隙攻襲，縱被圍，明知必死，終不肯投降，而舉火自焚，此於長沙攻城戰時，數見不鮮，其勇於任務及富於犧牲精神，實堪欽許。

十、贛東會戰

敵抽調北戰場及長江兩岸兵力，於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中旬進犯浙贛路，本戰區於六月上旬以七九軍及贛保安縱隊向李家渡三江口側擊，中旬，續奉命以七九軍攻南城，第四軍，五八軍攻臨川，策應第三戰區作戰。敵恐南昌鷹潭交通被切斷，敵酋畠俊六，乃轉用阿南惟畿指揮之浙贛西段兵力之高橋兵團所屬第三師團，柴田支隊（由十三師團抽編），竹原支隊（由第六師團抽編），大賀兵團所屬之三十四師團，吉川支隊（由三九師團抽編），池田支隊（由一一六工兵聯隊編成），河野支隊（由四十師團抽編），中山兵團之四個大隊，共約四萬七千餘人，企圖於臨川宜黃間包圍我第四軍；於撫河，贛江間包圍我五八軍，然後乘虛由贛江東西兩岸直犯吉安。

六月十八日，敵浙贛路西段兵力開始向臨川轉用，二十三日，由南城，滸灣，臨川三面，向臨川南方我第四軍包圍攻擊，我七九軍以暫六師（附贛保安第二團）續攻南城，主力向岱七都，棠陰攻擊左側，第四軍於二十九日轉移宜黃西南山地，攻敵右側，第五八軍一部，由西津渡渡臨水，向龍骨渡攻擊後，激戰十二晝夜，至七月四日克宜黃，敵退竄崇仁。

七月五日，敵由崇仁臨川三江口，向秀才潘橋一帶，我五八軍包圍攻擊。我按預定計劃，命其當晚轉移荷湖圩，鐵路頭，蕉坑，富水以西地區，第四軍向三山廟，白陂，鐵路頭急進，七九軍以一九四師之一團，（附贛保安第二團）續攻南城，以主力向崇仁北之杜家圍，潘橋急進。敵於六日陷樟樹，七日南竄新淦北之石口，其便衣隊由樟樹竄渡贛江西岸。自是日起，第七九軍由崇仁，第四軍由公陂圩，第五八軍由蕉坑，荷湖圩，新淦間山地，贛保安縱隊由三湖各方面，向橋東樟樹一帶之敵反擊，及一九四師之一團（附贛保安第二團），向南城圍擊，連克南城、崇仁、樟樹，九日，敵向臨川、李家渡、大港口分逃；再令七九軍向臨川、許家渡，五八軍向三江口、大港口追擊，十三日，追至臨川、三江口、大港口各附近。

敵以蕞爾島國，人物均寡，自竊據英美太平洋屬地後，兵力益分散，而

海運綿長，船隻缺乏，尤爲其致命傷，故有貫通大陸，連接南洋，由東京直達昭南港（日據新加坡後更名）之鐵道，七日畢其全程之妄想，由是本州九州間，海底鐵道之加速完成，朝鮮及我國東三省，北寧、津浦、京滬、滬杭鐵道之聯運，泰國、越南、馬來鐵道之接軌，皆其急欲實現者也。然浙贛粵漢兩線，一日在我掌握，則其朝鮮、昭南，直達通車，七日畢其全程之妄想，即一日不償，此爲敵犯浙贛路之一因也；自太平洋戰起，敵本土數被轟炸，四月十八日，美機自航艦起飛，轟炸敵國本土後，降落衢州機場整備，敵深感芒刺在背，遂圖摧毀衢州機場，此爲敵犯浙贛路之又一因也。

當杭州敵開始蠢動時，余即遵以駐株州瀏陽之七九軍向分宜，清江集中，準備東渡贛江，尾擊由贛向浙進犯之敵，策應第三戰區之作戰；及五月二十一日，浙境戰鬥益烈，又遵令命七九軍於六月四日前進至臨川，及命第四軍自湘續進贛東；惟以湘贛邊境，山嶺重疊，袁水、贛江、撫河錯雜其間，時值雨季，山洪暴發，田疇泛濫，溪澗亦多漫溢，我軍渡河裝備缺乏，部隊運動倍增困難；而敵則水陸運輸，工具均甚完備，故七九軍如限趕到臨川近郊時，敵已藉汽艇、橡皮舟，及汽車之運輸，先我據此要點，此爲我交通工具不如敵之便，設我亦水陸交通工具完備，先敵佔領臨川，則此次戰局之演

變，當不如是。

我軍作戰指導，預期在宜黃、崇仁、鐵路頭、店下街、永泰以東以北地區，先行遲滯消耗敵軍，俟其到達樟樹方面，贛江以東地區時，由崇仁、新淦間山地，開始反擊，以新淦為軸，向右旋迴，將敵壓迫於贛江東岸而殲滅之；敵恐墮我術中，故甫抵樟樹，即向東向北逃遁。再戰略要點及兵團接合部，須控置必要兵力，以備非常，如臨川附近，事前能控置有力部隊，則戰局之演變，當不如是之速。

十一、常德會戰

敵圖攻略常德、漢壽，湘西門戶，確實掌握洞庭湖全部資源，及擊破我野戰軍攻勢準備，確保佔領區，獲得局部勝利，以振作士氣，安定民心，乃由長江兩岸，抽調第三、第十三師團主力，第三四、第三九、第四十、第五八、第六八、第一一六師團一部，以一部集中華容、石首、藕池口、主力集中沙市、江陵，向我第六戰區進犯。

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二日，敵四十師團開始向我第六戰區南縣，安鄉進犯，即日陷南縣，六日陷安鄉，我九九軍之九二師一部反擊南縣，九日克之

，繼向安鄉側擊。自十一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敵連陷第六戰區之石門、澧縣、慈利、臨澧、桃源，圍攻常德；十五日起，安鄉、流碧潭、德山之敵第四十、第六八師團，配合汽艇百餘隻，自東西北三面，水陸夾攻漢壽城，第四十師團，且由德山，石門橋向太子廟以威脅我側背，我第九九軍猛烈反擊，激戰至二十五日，連克酉港，鴨子港，接港口、漢壽城。

十一月十八日，敵開始向我第六戰區常德守軍第五七師余程萬部圍攻，爲速解常德之危，自二十七日拂曉，第九九軍（附暫五四師）由漢壽自東向滄港、毛家灘，第十軍自資水左岸向薛家舖、趙家橋，放羊坪一帶之敵第四十、第六八、第一一六、第三、第十三師團，三萬五千餘衆猛攻，我第三師鑽隙突進，三十日午後克德山，即以一團，兩次北渡沅水，進攻常德外圍之敵，協助守軍五七師作戰，嗣我後續兵團五八軍，七二軍，暫二軍到達戰場，自十二月六日拂曉全面猛攻，至八日夜，九九軍攻克軟納橋、新興咀、伍家咀，第十軍攻克石門橋，第五八軍攻克蘇家渡、德山、常德南站，第七二軍攻克黃石港、沙市港、斗姆鎮、裴家碼頭，遂將沅水右岸之敵肅清。

九日，第九九軍（附暫五四師）分向南縣，安鄉及涂家湖追擊，十三日克涂家湖，十九日克安鄉，二十日克南縣；第十軍向石公橋追擊，十三日克

之；第五八軍於八日夜渡沅水，九日克常德，十日敵反攻，據城西北隅，十一夜再將敵擊退，續向渡口追擊，十六日克之；第七二軍於八日夜渡沅水，九日克常德西關及河洑，十日敵反攻，河洑又陷，十一夜再將敵擊退，續向新洲追擊，十六日克之；至是澧水以南之敵遂告肅清。

常德會戰，敵深入二百餘公里，作戰一個半月以上，作戰正面過寬，因是兵力減弱分散，後方空虛，陷於內線不利態勢，予我軍有抽援之餘裕時間，及形成外線圍擊有利之戰機；其後方雖有河道可資為交通，然會戰距離太長，作戰正面過廣，且其空軍劣勢，水陸運輸，受我空軍之妨害甚大，致糧彈補給，極感困難，均為失敗之因。

會戰初期，我即判明：敵在戰區正面，發動攻勢之公算甚少，乃抽調分宜之五八軍，修水之七二軍，衡山之第十軍，衡陽之暫二軍，平江之一四〇師，長沙之暫五四師，迅向資水右岸集中，故得適機參加決戰，而五八軍，七二軍，渡河動作，祕密迅速，故能乘敵退據常德河洑，喘息未定擊潰之，以收復常德；至第九九軍對湖防部隊之掌握，頗為確實，故使用靈活，在漢壽、滄港、太子廟作戰，雖遭敵正面側翼多方攻擊，仍能應付裕如，予敵重大打擊。

十一、湘北湘南阻擊戰

民國三十三年春，敵鑒於馬紹爾羣島失陷，及懷於海運船隻噸位之不足，知海洋交通不可必恃，亟變策略，以庫頁島之利餌蘇聯，訂中立協定，移關東防蘇兵力於我中原湘北各戰場，欲以重兵急掠粵漢路，進而打通湘桂路，遵我內陸以達馬來半島，攻印通越，以濟其窘，且圖擊破我野戰軍，摧毀我空軍基地，使無反攻力量，遂於五月初旬，任板垣爲華中派遣軍總司令，乃由第三、第五、第六、各戰區抽調大軍，會合本戰區當面之敵，以第十三、第三師團，集中通崇地區，第六八、第五八、第一一六、第三十四師團，集中臨岳地區，第四十師團，集中華石地區，爲第一線兵團；第六四師團，第十七獨立旅團，守備湘北各據點，掩護後方交通，爲第二線兵團；并由關東軍抽調第二七、第三七師團，爲後續兵團，七月下旬先後到達戰場；以第七獨立旅團守備贛北，第十二獨立旅團守備鄂南各據點；以上兵力共約二十餘萬人。此外尚有第十一軍直屬騎兵聯隊，獨立山砲兵，第一、第二、第五、第三九聯隊，獨立第九中隊，獨立野戰重砲兵第八聯隊，獨立工兵三個聯隊，鐵道兵團兩個聯隊，獨立電信第三第五聯隊，戰車第三師團之一部，飛

機六百餘架，汽車兩千餘輛。以備傾巢竄犯。

湘北阻擊戰

(一)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五夜，東路敵第十三師團第三師團，分自南林橋崇陽南犯，被我鄂保安團第三挺進縱隊，新十三師阻擊，二十八日陷通城。六月二日，第十三師團越長壽街，獻鐘以南大山，被我第一集團軍後調部隊，及四四軍一團阻擊，敵循東門市，永和市南竄，我五八軍、七二軍、二十軍之一三三師，圍擊之蔣埠江、橫山、高坪間，十四日，敵竄澄潭江、上栗市，白兔潭；第三師團經平江，出安定橋，以犯瀏陽，我四四軍據城反擊，二十軍尾擊側擊，十四日瀏陽陷，敵隨渡瀏陽河南竄；我急令五八軍自桐木向西側擊，七二軍自澄潭江，南拊敵背，二六軍自萍鄉北上芭蕉塘，三七軍自醴陵疾趨白兔潭，阻敵南犯。

(二) 五月二十七日，中路敵第六八、第五八、第一一六、第三四師團，分由潼溪街、八仙渡，六路強渡新牆河，被二十軍阻擊，敵向汨羅河急竄，我三十七軍，一六二師，九九師於汨羅河兩岸阻擊，三十日，敵由浯口，歸義間強渡汨羅河，被我節節阻擊。六月六日，敵主力抵金井，福臨鋪，

沙基市，大路舖，五倫舖之綫，先頭進至撈刀河畔，而其三千人又在營田登陸，會攻湘陰，九九師守兵一營，與城同殉、第三十七軍，以其六十師，置金井、栗橋、阻遲敵人，主力向洞陽市，瀏陽河轉用，第九九、第一六二師，移匿三姐橋，大娘橋，東西山地，側擊伏擊。七日，敵六八師團、五八師團、一一六師團，三四師團，在大橋市，路口畚、春華山、沙坪、橋頭驛、霞凝港，分別集結完畢，我長沙守軍之第四軍，以五九師，一〇二師，扼長沙城，九十師扼岳麓山，嚴陣以待。八日，敵六八師團，五八師團向長沙，一一六師團、三四師團，向岳麓山進犯，我節節猛擊，十日，長沙外圍之阿彌嶺、雨花亭、金盆嶺，岳麓山北之谷山，鏖戰最烈，十四夜，敵以縱深部隊，進逼益烈，長沙南之紅山頭，黃土嶺，妙高峯，岳麓山北之石家沖，西之熊家沖，屢失屢得，十六夜，紅山頭，黃土嶺陷，是時敵已集結達三萬餘人，我第四軍與敵搏鬥者，才萬餘耳，連日苦戰，傷亡逾半，我倚岳麓建瓴之勢，以制長沙，敵則志在先奪岳麓。岳麓主陣地，廣袤五十里，我以傷亡過半之三團固守，實感不足，且隔河分陣，三面繞敵，勢極險惡，張軍長德能懾於危局，於黃昏時，令五九師、一〇二師，各置一團，固守長沙，抽主力渡江保岳麓，十八日拂曉，敵機三十餘架更番狂炸，重砲毒彈集中射擊，我

守軍傷亡中毒者又半，岳麓山核心，卒被突破，長沙城內亦火光燭天，張軍長指揮餘部，且戰且卻，洎至湘鄉永豐時，僅餘二千人。敵積憤數年，恥深三敗，且以世界局勢威逼，不能不傾國力以圖苟延，屢進屢退，長圍血污，侵略者傷死固不足惜，而我以一軍之衆，力禦數倍強寇，搏戰十餘晝夜，竟使我忠烈將士與名城俱殉，可哀也。先是六月四日，敵第三師團主力，分由花橋、金井南犯，我三七軍主力禦之洞陽市、躍龍市，十三日，敵渡瀏陽河進犯株州，暫七師拒戰至十五夜，移滻水北岸。

(三)五月二十七日，西路敵第四十師團，自華容、石首南犯，我九九軍節節阻擊，六月一日，敵水陸夾擊赤山島，六日陷沅江，九日，分由資水兩岸犯益陽，我七七師據城反擊，十九師由澧縣趨援，十四日，敵轉犯寧鄉，十九師尾擊之。初，敵陷沅江後，分二股，一由白馬寺關公潭、喬口、靖港南竄，被九二師阻於鴻水北岸，一由南湖洲，自爛泥湖登陸，渡鴻水，合益陽之敵，從鴻水兩岸犯寧鄉，我五八師據城反擊，十五師壓城南，七九軍薄迴龍舖，自西南向東北，十九師出岳家橋，自西北向東南側擊，劇戰四日，敵陷寧鄉疾趨湘鄉，第十五師續戰甯鄉，五八師十九師遂敵尾擊，七九軍馳赴永豐以固衡陽左側。

湘南阻擊戰

(一) 東路敵第十三師團，被圍擊於上栗市、白兔潭後，六月十八日，竄湘東登官、醴陵，第三師團一部，亦薄醴陵西，我五八軍、七二軍、二六軍自萍鄉西、三七軍自醴陵南、二十軍、四四軍自澄潭江、白兔潭，逼醴陵東北，六十師自金井進至醴陵北，二次圍擊，敵急自瀏陽增援二萬餘，瞰虛東犯，二十三日陷萍鄉；二十四日，敵第十三師團向攸縣進犯，五八軍、七二軍犯，二六軍自萍鄉東南北三面反攻，二十八日，五八軍克萍鄉，遂與七二軍向醴陵進擊，七月七日，五八軍克醴陵，七二軍克泗汾、橫嶺舖，黃土嶺。旋敵二十七師團，自瀏陽增至醴陵，第三十四師團，亦自長沙經瀏陽東南犯，第十三師團，全部向攸安續竄，十日，敵復陷醴陵東出，其時留置三姐橋、大娘橋，之九九師，一六二師，已越白兔潭南下，乃令與五八軍、七二軍合力擊敵，頗有進展。而敵三十四師團，又經上栗市，竄至蘆溪，二十七日，萍鄉復陷；九九師、一六二師、五八軍、七二軍主力向萍鄉合擊，八月四日，九九師、一六二師再克萍鄉，第三十四師團向蓮花南竄，九九師，一六二師兜尾擊之；二十七師團向醴陵回竄，五八軍、七二軍向醴陵再攻，十

三日，五八軍迫城東南北郊，十五夜，移擊滄田朱亭，七二軍繼之續攻，曾突入東門巷戰三日，其新十五師於九月二十五日，亦一度突入株州；至十月十日，仍向醴陵及株州之敵攻擊未已。

五八軍自八月二十六日迄九月三日，先後攻佔泗洲站，滄田、朱亭、石灣、頗有斬獲；旋其新十一師擊攸縣，薄城東北接官亭；嗣爲兼顧茶陵，九月十七日，以其一八三師留擊滄口、滄田、朱亭，魯軍長率新十新十一師疾集湖口圩浣溪圩。

當六月二十四日，敵第十三師團出醴攸大道時，第三師團亦由鐵河口渡滌水南竄，陷攸縣，竄安仁。三十日，第十三師團之一〇四聯隊，向耒河之淝江口進竄，我二六軍尾擊之。其時四四軍已經萍鄉蓮花，進至茶陵北，急擊攸縣北，二十軍進至茶陵黃石舖，急擊攸縣南，七月五日，四四軍攻佔新市，二十軍攻佔滌田、草市，三七軍亦攻佔潭湖市、平田圩，敵急由明月橋南援，第三師團之三十四聯隊，且由黃土嶺，向茶陵南竄，四四軍轉向茶陵北，二十軍轉向茶陵東合擊，十四日茶陵陷，我仍合力反攻。是時敵正圍衡陽，乃令九五師悉力壓安仁北郊敵，六十師急赴泉溪市，擊衡陽東岸。二十三日，敵第十三師團之一〇四聯隊回竄界首圩以援茶陵，我乃以四四軍續攻

茶陵，二十軍，九五師主力，暫二軍兩營合擊界首圩，敵不支，回竄竹塔市。是時敵攻衡陽益急，遂以二十軍續攻安仁，九五師再赴泉溪市，與六十師會擊衡陽東岸敵。

第九九師一六二師唧敵三十四師團尾擊，八月十三日，克蓮花；而敵二十七師團又循高壠竄茶陵，第三師團之三十四聯隊則西竄耒陽；四四軍向茶陵圍攻兼旬，八月二十八夜突入西南門巷戰。第三十四師團，八月中旬由安仁附近渡永樂江，被二十軍，九九師，一六二師，阻擊於九如山，羊際市，華王市，二十九日，續西竄耒陽，圖與衡陽南下敵出常甯、白水、零陵。九月三日，以一六二師繼二十軍攻安仁，九九師向耒陽尾擊，其時二十軍向零陵轉用，歸入四戰區指揮；迄十月十日，四四軍之一五〇師、一六一師，分壓茶陵東南郊，一六二師壓安仁東南西郊，與敵二十七師團對戰。

(二)中路敵陷長沙後，即循湘江兩岸南犯，第六八師團六月二十三日竄至泉溪市，第一一六師團，六月二十五日，竄至南岳市。我守衡陽之第十軍，以一九〇師，暫五四師（步兵一團）扼衡陽東岸，第三師，預十師扼衡陽城，嚴陣以待。

六月二十三日，敵六八師團，開始向衡陽東岸進犯，二十五夜，以其主

力渡湘江，撲衡陽南郊，第一一六師團，同時撲衡陽西南郊，且分置精銳於泉溪市白鶴舖金蘭市各要點，拒我外援。二十七日，我東岸守軍移守衡陽城，敵向城外圍瓦子坪、火車西站、汽車西站、五桂嶺諸要地猛攻，激戰亘十餘晝夜，敵傷亡綦重，攻勢頓挫。

七月十五日，敵整頓陣勢，向我易賴街、青山街、楊林廟、西禪寺、五桂嶺、電燈廠、外新街連續猛攻，戰鬥日趨激烈；我外援兵團已開進配置完畢，十六日，第六十師、第六二軍、第七九軍、第六三師，分向衡陽東岸，及城西南西北郊，第十九師向金蘭市，為第一次攻擊，激戰至二十日，六十師攻佔長嶺舖；六二軍攻佔黃茶嶺、歐家町、托裏坑、火車西站，與第十軍隔山相望；七九軍攻佔賈里渡、銅錢渡；六三師攻達望城坳、樟木市；十九師攻克金蘭市，敵退元公寨。二十一日，敵集力向六二軍反撲，翌日，我退盤古街。其時敵四十師團由永豐向渣江、衡陽南竄，五八師緊躡尾追；五八師團由長沙向衡陽急援；六四師團亦向長沙湘潭跟進。

二十五日，外援兵團，為第二次攻擊，迄二十八日，六十師攻佔林木塘，迴龍菴；六二軍攻佔木廠邊、龍家町；七九軍攻佔二塘，渡過蒸水南岸；六三師向望城坳攻擊；十九師轉攻潭子山；五八師擊退元公寨之敵，向演陂

橋追擊；二十九日，敵援五八師團至，全面反攻，我稍卻。是時衡陽守軍，困鬥已久，傷亡甚重，疲憊匱乏，不忍言狀。八月二日，四六軍之新十九師加入作戰；外援兵團；爲第三次攻擊，六十師攻抵泉溪市；六二軍攻佔七里山；新十九師、十九師攻佔兩母山、楊柳井；五八師攻佔雞窩山；七九軍攻抵賈里渡、銅錢渡集兵灘；六三師攻抵樟木市、江柏堰。敵仍不斷反擊，五日，我新十九師、十九師、七九軍、六三師，又稍卻。

八月四日起，敵六八師團、五八師團、四十師團、一一六師團，傾力向我天馬山、西禪寺、五顯廟、岳屏山，五桂嶺，電燈廠，外新街諸要點攻擊愈厲，我第十軍集餘力苦擰，外援兵團亦奮戰日夜不息，六日午，敵佔西禪寺，花藥寺，攻益急，七日晨，敵五百餘由小西門突入城內，我第十軍竭力與之搏鬥巷戰；其時外援兵團，雖獲進展，但敵自七月十五日猛攻以來，二十八日援至愈烈，我第十軍守城四十七日，竭盡忠慮，傷亡殆盡，八月八日晨城陷，遂留光榮戰績，與名城永存。

衡陽陷後，外援兵團攻擊至十八日，第三十七軍轉用於耒常方面；六二軍，四六軍，五一師，扼衡陽西南北郊，與敵對戰；七九軍移集白鶴舖附近；十九師，五八師，六三師，移集永豐余田橋間。

敵圍衡陽時，敵第十三師團於七月七日竄至梧橋舖小水舗，耒陽，我連日攻禦，十日，二六軍克梧橋舗，二十六日，暫二軍克耒陽。八月一日，敵第三師團一部，由安仁陷耒陽，小水舗敵陷梧橋舗，第九九軍，二六軍，暫二軍，分從東西北三面合擊，旋三七軍已渡菱河，向蔭田圩，水口山會擊，將敵壓於耒陽城，灶頭市，南京橋。九月一日，敵第十三，第三，第三十四師團，相繼竄集耒陽蔭田圩，第十三師團，北向以渡湘江，第三師團向西犯常甯，以出自水零陵，第三十四師團繼之，我常甯守軍六十師與敵苦戰逾月，十月一日夜，退保南郊，是時第二六軍及九五師，又於九月四日，歸楊森兵團指揮，向四戰區轉用。

八月中旬以來，敵三十七師團，由長沙漸向衡陽，邵陽間移動；九月一日，敵集十三師團，五八師團，四十師團進犯湘桂路，第三師團亦經常甯白水犯零陵，李玉堂兵團之七九軍，六二軍，阻擊於祁陽，冷水灘，蘆洪司，山口舗，巡檢司，第一突擊總隊阻擊於零陵，第七九軍軍長王甲本戰歿。

(三) 西路敵於六月十九日由甯鄉犯湘鄉，我九十二師與三十二師，新二十三師，各後調部隊阻擊，十九師，五八師逐敵尾追，二十六日陷永豐，十九師五八師又合力反擊，七月十日克永豐，敵更南竄金蘭市，續竄衡陽，

我又啣尾逐之，

八月二十一日，敵一一六師團沿衡寶公路，第三十七師團沿潭寶公路，向邵陽猛犯，我王耀武集團之七四軍，一百軍，於高真寺，白菓市，台源市，渣江，金蘭市，永豐，余田橋，青樹坪諸地阻擊，九月十二日，敵猛犯邵陽城，十月三日城陷，我據城西北及西南地區，與敵對戰。

回憶此次作戰，時連五月，地貫全湘，以我劣勢之師，禦敵倍蓰之衆，敵且時有增援，我則久戰疲敵，爲攻爲守，籌策維艱，多士同仇敵愾，萬衆一心，或縱橫攻防，或鑽隙奇襲，皆能排除艱難，遂行任務，深堪自慰。

先是戰區預定於湘江東岸，新牆，汨羅，撈刀河，瀏陽河，濂水間；湘江西岸，資水，鴻水，漣水間，節節阻擊，消耗敵力；置主力於兩翼，在濂水漣水北岸地區與敵決戰。於是由贛北及請由第三，第四，第六，第七戰區抽調大軍，令我湘北濱湖長衡各地守軍，併力於預定地區與敵決戰，惟暫二軍，第十軍，因各奉固定任務，及六二軍，四六軍，又不能調至湘中，故本策不能實現，蓋謀事在人，於所預期者，往往出意料外，斯爲憾耳。

第十軍固守衡陽，其中可歌可泣之事實，悲慘壯烈之犧牲，令人不敢回憶。蓋自開始構工，以迄作戰終了，官兵終日處於烈日烘炙與雨侵之中，衡

陽房舍，被焚炸幾盡，物質全毀，幸米鹽早經埋藏，無多損失，作戰全期，官兵飲食，除米鹽外，別無若何副食，因之營養不足，加之長時不能睡眠，以致腹瀉腹痛，轉爲痢疾者甚多，又無醫藥可資療治；各官兵，忘其本身之痛苦，一意盡其天職，視死如歸，堅守待援，故能苦鬥四十七日，永留光榮之戰績，供後人憑吊。外援兵團第一次攻擊時，均獲甚大進展，且已與守軍隔山相望，遙取連絡，但無後續兵團策應，致被敵反攻退回，功虧一簣；迨後雖兩次增兵再攻，而敵亦不斷增加，終不能達到解圍之目的，斯爲遺憾。

此次作戰，敵行廣正面進犯，多通過崇山峻嶺，人迹罕到之蹊徑，其高級指揮官，亦多臨前線指揮，致有六八師團長，在歐家町陣亡之慘；攻長沙衡陽時，尤多踐戰死者屍體，而厲行猛撲；獨力防禦時，不屈不撓，拚死抵禦，雖全部戰死不惜，有時多數陣亡，僅殘餘一二士兵，猶不肯降；其勇往邁進犧牲之精神固值贊許，然實懷於危局，不能不傾國力，以圖苟延一綫也。

十三、湘贛邊區阻擊戰

民國三十三年初冬，德以軸心國首魁遽敗於盟軍，美海軍亦攻入硫磺島

，控制日本海面，且大舉襲倭本土；閩浙海防，又時慮美軍登陸，內外煎迫，進退失據，乃圖據我東南沿海，破壞我南雄，贛縣，新城各機場，斷我東南各戰區之聯絡，因於三十四年一月上旬，以其二十七師團集中茶陵，六八師團集中耒陽，四十師團集中道縣，零陵，分循茶蓮公路，粵漢鐵路，湘粵邊區進犯。

茶陵之敵二十七師團，元月十一日開始東犯，五八軍阻擊於高隴，馮家大屋；敵且以千餘出茶陵東南，四四軍阻擊於嚴塘，馬伏江，激戰十晝夜，敵未獲逞。五八軍當面敵不斷增加，十九日陷蓮花，敵續犯永新，五八軍跟蹤截擊，二十日，永新又陷，敵再犯遂川，四十師，一八三師於遂川之北阻擊，二十三日，遂川及雩田墟機場均陷，敵續犯贛縣，嗣七二軍於遂川永新間，五八軍於遂川，永新，蓮花間，一八三師自遂川西南，往復進擊，二月二十三日，五八軍克蓮花；三月一日，七二軍五八軍合克永新；三月十一日，一八三師新十一師合克遂川。

，耒陽之敵六八師團，一月十九日，開始循耒河兩岸南犯，暫二軍，九九軍，往復阻擊於關王廟，五里牌，棲鳳渡各地，二十三日，東岸之敵大部，西渡耒河，向郴縣進犯，桂陽敵亦向東犯郴縣西，九九軍據城阻擊，激戰四

晝夜，二十七日，退保鯉魚江，張家坳之綫；敵分股續向東犯，九九軍及暫二軍一部，阻擊於鯉魚江，木江橋圩之綫，二月五日，九九軍保東江以東以南隘路，與敵對戰，敵一部北渡犯三都圩，蓼江市，且續北向犯永興，十日，永興陷；迄三月上旬，暫二軍據東江附近，亘資興以西迄鯉魚塘之綫，與敵對戰，九九軍集結舊縣市備敵。

道縣，零陵之敵四十師團，一月十一日，分向東南犯，新二十師暫五四師第一突擊總隊，阻擊於上埠港、白茫鋪、插花坪、麻江猺洞間，敵逕由湘粵邊境突擊白石渡、坪石，第一〇二師及六十師一團猛烈阻擊，五九師，尾敵追擊側擊；二十日，上埠港、白茫鋪、雞公神之敵，分向嘉禾南北向東犯，三十七軍自常甯南經桂陽側擊，新二十師固守嘉禾，暫五四師固守甯遠截擊尾擊；二十三日晚，宜章白石渡、坪石守軍退保東南高地，敵一聯隊沿坪石公路東犯九峯，第一六〇師及六十師一團阻擊，一〇二師於坪九公路間隘路，分置伏軍，四出狙擊，三十日，九峯失而復得，敵潰樂昌。其時三七軍，進至良田和平，暫五四師薄宜章城西，第四軍又自宜坪公路突出夾擊，敵所據公鐵路無法暢通。

陷曲江之敵一〇四師團，由曲江竄始興，二月四日犯大庾，九十師阻擊

於梅關之南，敵未獲逞；乃間道撲大庾，七日，我移守城西北與敵搏戰逾月，斃敵甚衆。

自湘南阻擊戰後，敵陷我於湘贛粵邊區叢山間，我運用游擊戰術於正規戰間收效頗大。

此次敵攻粵漢路，使用小部隊先期分段鑽隙流竄我後方，欺騙我民衆，竊據我要點，吸我兵力，乘我主力轉用之際，其主力即隨而壓迫，使我首尾不能兼顧，此種奇正相生之進攻戰術，固值贊許，而我利用後方控置部隊，配合地方武力，運用節節伏擊截擊搜擊諸戰法，迫敵入絕地，而後以有力部隊分別圍殲敵先遣分股流竄之敵，第一線部隊仍據原陣地堵擊，主力置於戰略要點，機動截擊敵後續主力，縱敵冒險深入，我亦尾其猛擊，不使分散主力，陷於被動，亦禦敵之一法也。

十四、贛江追擊戰

敵因太平洋作戰不利，沖繩琉球先後棄守，本土安全難保，及恐盟軍在我海岸登陸，乃圖放棄華南，退守華中，增強其本土及我國沿海兵力，以圖最後掙扎，自三十四年六月下旬起，其二十七師團，四十師團，由南縣信豐

、大庾，向南康贛縣集中，七月上旬起，循贛江南岸北撤，向南潯轉用。

七月八日，敵右縱隊循贛江東岸，中縱隊、左縱隊，循贛江西岸，開始北撤，第三十七軍以一四〇師，循贛遂公路，節節截擊阻擊，六十師據遂川及雩田圩機場阻擊，九十師尾敵追擊，十五日，敵於萬安、雩田圩間，渡遂河北竄。初，九十師由大庾逐敵，七日克大庾，九日收新城；十日，工五團復南康；又一四〇師一營，及工五團，向贛縣進擊，十七日克贛縣。

七月十六日，敵萬餘齋集珊田、讀堂、潞田間，第三十七軍猛擊之，二十三日，泰和陷，敵向吉安潰逃。第三十七軍尾敵北追；第一六一師，第五八軍自西向東截擊；第一八三師固守吉安阻擊，二十七日，敵渡瀘水犯吉安，我猛烈分別追擊截擊阻擊，二十九日，敵北潰，其殘衆五千餘留置吉安西南，遲我行動，我又三面合圍，八月一日，吉安市郊敵，全被肅清。

七月三十一日，敵大部循贛江兩岸，一部向新喻北逃，我五八軍分途追擊，逐次肅清頑拒之敵，八月十日，新十師克豐城，一八三師克泉港街，新十一師克新喻，敵向南昌潰逃。

此次爲第九戰區八年抗戰最後之一役；蓋敵因慘敗，戰局無法挽回，其抽兵轉用，爲圖最後掙扎，目的消極，戰志不振，已無曩昔之氣燄，有時被

我壓迫過甚而行反擊，不過自衛而已；惟撤退秩序井井有條，後衛掩護得力，自非訓練有素，不能臻此。

敵在贛縣撤退時，猶拆我室廬，劫我財貨，掠我子女，姦淫獸性，猶不悛改，以如此好鬥成性，野蠻無理民族，不敗何待。

倭寇相侵，兵連八年，全國軍民，犧牲於殘暴下者，不知凡幾，財物損失，尤不可數計，爲有史以來慘烈空前之戰爭，回溯既往，瞻念將來，實予吾人以慘痛教訓，而應深資警惕者也。

十五、南潯區受降

自民國二十六年七七蘆溝橋事變，日寇稱兵相侵，迄三十四年八月，戰爭已逾八年又一月。我本長期抗戰之國策，苦戰到底，雖人物損失不貲，土地大部淪陷，而日寇先天不足，人口寡少，資源枯竭，泥足既與日深陷，太平洋又步步失敗，琉球本土，淪亡危迫，加以原子彈二枚先後毀滅廣島長崎，及蘇聯參戰，遂無條件投降，而我遂獲得最後勝利。

遵奉

委員長蔣未巧辰令一亨電：派余爲南潯區受降官，指揮原轄各部，接受

南昌九江日軍之投降；又奉總司令何未感機代電：頒發與岡村甯次第一至第十三號備忘錄，並指示受降一切辦法；各等因；遂將受降一切事項，準備妥善，並策定九字第一至第三號備忘錄，下達日軍投降代表長官第十一軍司令官笠原幸雄中將遵照；且命第五八軍軍長魯道源爲本部南昌前進指揮所主任，另命魯軍長道源爲南昌區受降主官，新三軍軍長楊宏光爲九江區受降主官。

第五八軍軍長兼本部南昌前進指揮所主任魯道源，率領所部於九月九日進入南昌；新三軍軍長楊宏光，率領所部於九月十五日進入九江。

魯兼任主任進入南昌後，即與日軍停戰委員會協定投降一切辦法，九月十四日，日軍代表投降長官笠原幸雄簽呈降書，遂開始接收。

日本投降部隊，原在南昌安義之獨立步兵第七旅團向南昌集中；原在德安瑞昌九江之獨立混成第八十四旅團向九江集中；第十三師團，第五八師團，獨立混成第二十二旅團，獨立混成第八十七旅團，均由湘桂綫經衡陽長沙岳陽崇陽大冶，逐次向九江集中，聽候繳械。

南昌區於九月十五日開始接收，九月二十二日完畢；九江區於九月十九日開始接收，十月十八日完畢。

日本官兵解除武裝後，又命其獨立步兵第七旅團在吳城，獨立混成第十八旅團在都昌，第十三師團在湖口，獨立混成第八十四旅團在彭澤，第十一軍直屬部隊在小池口，第五八師團在黃梅，獨立混成第二十二旅團在武穴分別集中；日本僑民分在九江石灰窯集中；於各集中地設立俘虜管理所補給管理之。

默察日本投降官兵，雖當國破家亡之會，但其紀律之良好，團結之堅固，不辭任何艱難犧牲，其勇於負責之精神，至堪借取。惜乎所用不當，不然，決無亡國之禍。

八年抗戰，我固獲有勝利之榮，惟今後建國整軍，百端待舉，而赤氣瀰漫，滿目瘡痍，匪獨勝不可驕，更宜擷人之長，舍己之短，對當代軍事政治經濟諸端，細心研摩，悉力建整，俾國家永列於強邦之林，以保持光榮勝利於億萬斯年，乃我世世子孫所當鏤心刻骨不忘者也。

355.48(51)
Se 77

登
錄
號

526110

書名：抗戰回憶錄

借期	學號	姓名	還期

628.5
4472

登錄號

526110

0526110

5
2